



尋訪宜蘭太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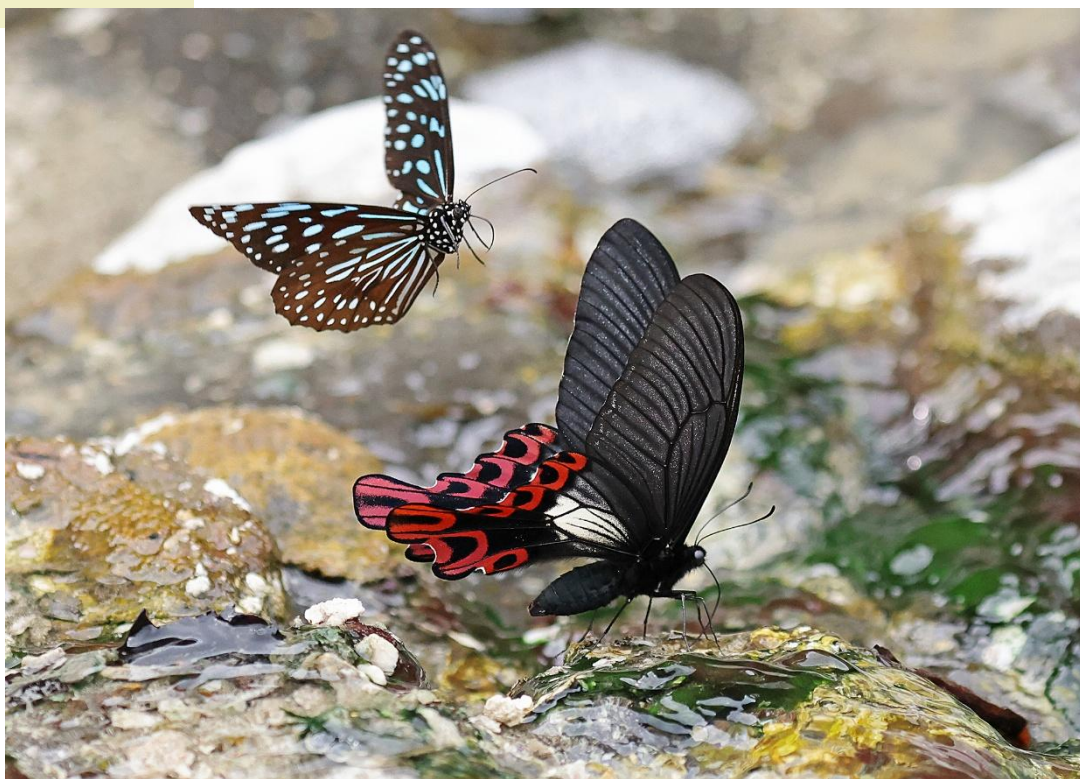
-鳩之澤的國寶蝶-寬尾鳳蝶（上）

● 呂昇陽*

台灣雖然地處亞熱帶，但是因為多高山，所以可以同時擁有亞熱帶、溫帶、亞寒帶於一島，豐富的地形與氣候造就台灣的蝴蝶超過 400 種，單位面積的蝶種更是世界第一（朱耀沂《台灣昆蟲學史話》）。再加上 1960—1970 年的蝴蝶加工產業蓬勃發展，大量的蝴蝶標本外銷日本與歐美，享譽世界，所以有「蝴蝶王國」的美稱。

姑且不去深究那一幀幀美麗標本背後的哀愁，台灣在農業時代豐富的蝴蝶資源確實為所謂的「福爾摩沙」增色不少。而在台灣這麼多的蝴蝶當中，有一種在審美與學術上都極其珍貴稀有的夢幻之蝶—「寬尾鳳蝶」，牠不僅早在 1935 年就被台灣總督府列入「天然紀念物」加以保護，更是今日台灣蝶界一致公認的「國蝶」。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寬尾鳳蝶是台灣特有種，也是島內最大型的蝴蝶，展翅有 10-12 公分，身體與雙翅是雍容華貴的黑色，而特別吸睛的則是在後翅的中室多了一抹清雅的白斑以及後翅緣有融合工筆、重彩畫風的紅色弦月紋。此外，更讓牠顯得與眾不同的是牠擁有由「兩條翅脈」貫穿的「寬闊尾突」，這也是寬尾鳳蝶的中文名字的由來。至於牠最先的學名則是 1934 年台北帝國大學的昆蟲學教授-素木得一所命名的「*Papilio maraho*」，素木還特別提到命名的由來云：「種名『maraho』在泰雅族語是『頭目』的意思。」¹據此亦可看出寬尾鳳蝶在台灣蝶類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Papilio maraho 雙脈寬尾的構造在全世界五百多種的鳳蝶當中是唯二的存在，另一種是產於中國江南的「中華寬尾鳳蝶」，不過中華寬尾鳳蝶雖「形似」台灣寬尾鳳蝶，但實際上卻「遜色」甚多，因為牠的後翅中室大部分都沒有「台灣寬尾鳳蝶」那片特顯靈氣的大白斑，而其後翅緣的紅色弦月紋也顯得極其單薄、黯淡，缺少一份蝶之尊

¹ 吳永華：《桃色之夢：太平山百年自然發現史》（2017）。頁 244。



貴者的大氣(如圖，左:中華寬尾 vs.右:台灣寬尾)。



我與寬尾鳳蝶的第一次接觸其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2013 年 5 月 30 日的午夜，我與準備攀登大霸尖山的隊伍因山路崩塌而無法前往預定的宿點，於是便退回新竹五峰鄉清泉部落的桃山國小涼亭露宿，以俟天明道路搶通之後再依計畫入山。清泉，這是個我全然陌生的地方，晨曦中醒來便在附近隨意走走看看，沒想到竟來到傳說中的「張學良故居」(此處原是「清泉溫泉」旁的日本軍官宿舍，1946-1957 少帥被蔣介石軟禁於此)，這意外的發現讓我驚喜、怔忡，上坪溪的流水潺潺，這是我與少帥今昔共聽的山水之音。沉吟間，竟自林間幽徑緩緩飄來一隻寬尾鳳蝶，雖是匆匆過眼，卻可清晰的辨識牠尾突豔紅、寬大的特色。是的，這裡距離 2000 年才設立的「觀霧-寬尾鳳蝶自然保護區」不遠，確實有機會遇見寬尾。而在那個台灣中低海拔的山林普遍尚未開發的年代(1946-1957)，蝴蝶的棲地完整，所以我想，清泉時期的少帥肯定也曾多次驚豔於有寬尾翩翩飛舞的夏天。

如果對一個物種只是驚鴻一瞥的偶遇，其實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認識。大霸尖山歸來，轉眼十三載，我對清泉寬尾鳳蝶的印象，已如山中的雲煙消散，只剩當年回家後在陳維壽《台灣賞蝶情報》書末寬尾鳳蝶的圖鑑欄下註記「清泉」兩字的夢痕，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主動的尋訪寬尾鳳蝶並為牠拍張可以貞定記憶與感動的特寫。然而在山林開發日益嚴重的今日，我又可以去哪裡尋找寬尾的蹤跡呢?據說北橫、觀霧都有，

但範圍過大，極難遇見，倒是宜蘭太平山有個寬尾出現的熱區，此即羅東林管處·傅正儀所云：「一般有九成以上關於寬尾鳳蝶的資訊都是出現在太平山的鳩之澤溫泉，每年的五到七月是最佳的賞蝶時間。」(2022/06/02「宜蘭新聞台」採訪報導)於是，我的心也就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台南距離宜蘭的太平山實在遙遠，然而這兩三年來讓我遲遲沒有行動的主因倒不是來回八九百公里的路程，而是宜蘭山區詭譎多變的天氣一常常是台北天氣晴朗，過了雪隧卻是陰雨綿綿；縱使有幸碰到蘭陽平原的好天氣，但一旦進入台七甲線的山區卻又常常是霧雨籠罩群山。蝶翅是嬌弱的，如果不是陽光燦爛的天氣，又如何能奢望看到寬尾飛出森林並翩然下臨於溪石淺灘呢？所以每當初夏來臨時，我想去一會寬尾的心便會隱隱躍動，可是結果卻又總是裹足不前，然而這種猶豫不決的情況卻在今年春天(03/07)，因去嘉義看了一場盛大的台灣燈會而得到鼓舞前行的力量。

「2026 台灣燈會」抵嘉，主辦單位在展區精心再現了「2025 大阪世博」的台灣展館—「TECH WORLD 館」，我也吾從眾的排隊入場觀賞，不意卻在第一展廳的「生命劇場」(如網址)與出口前的「蘭花區」兩度看到透過動畫呈現的寬尾鳳蝶全幅展翅與翩翩飛舞的畫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_p0qJvGrII

在這充滿科技與沉浸感的巨型 3D 屏幕裡，先是浮現一段文字作為引子：「冰河時期，這座島嶼曾與亞洲大陸相連。南遷的動物，終於在這片地勢多變的土地上，找到適合生活的棲地，進而演化出豐富的特有種生物。」然後，在蕨類盎然的大樹下黃喉貂機靈地從樹洞探出頭來，低飛的台灣藍鵲、草地上的帝雉，伴隨著山豬、黑熊、山羌等呆萌無憂的走過眼前。然後蜻蜓過處，青竹絲、百步蛇逡巡，樹蛙上樹，然後就是以大型的寬尾鳳蝶為亮點的群蝶也飛來棲停在樹幹的上層，繼而因台灣獼猴的竄出而驚起了繽紛的蝶影……。就在寬尾鳳蝶從螢幕飛出迫眼而來的剎那，牠彷彿飛入了我丘壑的心胸，在悸動的瞬間我明瞭，我將不會再躊躇不前了，今年的夏天我一定會鼓動熱情奔赴太平山的鳩之澤，尋覓一場與寬尾鳳蝶的邂逅，然後從容的端詳這隻屬於冰河子遺且名列台灣一級「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的珍稀物種。





於是，在 2026 年的 6 月 3 日凌晨一點，我抖擻地自台南往宜蘭太平山進發。(待續)

